



唐甫里先生集卷之十五

唐笠澤陸龜蒙魯望著

明甫里許自昌玄祐校

賦

幽居

并序

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闔關不通人事
且欲吟詠情性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
屈原有之矣曰閒居則潘岳有之矣郊居則沈約
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爲低下之居乃作幽居

賦其序云

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
戴癭銜瘤居無養拙之資出有倦游之嘆初張蓬
矢嘗逞志于四方末佩

敢違仁于一日雖家

風未泯而世德全衰門等韋平材兼魏邴激清芬
而鎮俗追雅望于圖形苟勗乃天下表儀裴秀爲
朝端領袖朱輪十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
帛俯觀圖謀謬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漆工
酒保幾欲沉淪故栗空桑屢贍摧折劉起劉毅俱

無儋石之儲許邁許

但

遁聊倚樹而吟師

于龜腸扣兵鈴于魚腹窮

年學劔不遇白猿

伏疴未逢黃鶴止則葭墻

艾席行則葛屨柴

竹宣方翫于碁枰叔夜還眠

于鍛竈既知草知晦朔木讓榮枯因推墨別爲三

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玄之

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精微探桓範之

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然復爲之聰明差

若毫釐焉足言乎大小加以病惟聞蟻力止戡蟬

簾幃非翡翠之榮鐘鼓豈鷄鵠所樂退惟衡泌必毗

切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產

雅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

含宋玉常苦出于荆蠻蕭相武侯亦潜居于僻陋

楊德祖家惟弱柳殷仲文庭只枯槐馮列薑辛繁

欽蕙碧安有稻名半夏藥號恒春長榆亦降星精

脩竹乃生雲母潘岳館裏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

中亦話棗酸梨酢且故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

攸同聖賢何遠武仲游于沛澤伊尹耕于有莘子

欲無言回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為賣卜之人歌動

五噫始作賃春之客况布緇綸帽尚足朝昏羽扇

貂裘猶堪寒暑得以書抽虎僕射用牛螭自理茶

租閒披釣褐經稱小品還下二百籤賦謂名都略

點八十處下問得犁塗之義涂聽聞愬怒之詩既

已逢原遂成摛翰非因授簡初擬遺鞭不能粉飾

大猷且用玄黃稗說貽于好事希從得意而傳責

以壯夫甘受子雲之笑賦云

泰伯句吳通侯舊里地接虎丘門臨鶴市比顏巷兮

非陋方賜墻兮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以仁行莊
生乃道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余何謝焉欲神
游于浩氣法天隱于遺編魯仲孫衣止七升之布樂
武子食無一卒之田賤不容憂貧惟可賀冥心而姑
務藏疾卷舌而誰能擊惰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方
營于馬磨噫秦時亡命競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
王佐吾焉用此僕病未能藝合歡求解表之力餌陟
釐明攻冷之徵悲少歌于趙壹喜長嘯于孫登萬古
人遠追乎橘浦百金獻事近出于松陵亦慕偷桃

還憐嗜艾

艾

何悲尺蠖之屈未損丈夫之志投簪隱

几聊思夷甫談玄搨札彈毫聊效文通奏記夫靜者
躁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于多士退宜追乎逸人
頌厥土之三壤託高風之四隣纔祛燥濕稍遠囂塵
以日繫時且復窮于魯史穿池種樹正欲類于齊民
室之崇壇墉非縮板因坎窞以爲洫謝蒙籠而表限
孟介無是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牀鹿憤訝將
隱今何遲橡飯菁羹笑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可釣
筆不堪耕有白鳳之才乃先爲贅客有雕龍之辯然

後爲狂生雄自投而幾死禰流慟而將行外嬖方施
孟子虛陳乎仁義中讒旣勝韓非徒恃其縱橫况復
支離壹鬱尪陋蹇吃才甚微而寡文體素羸而多疾
陰鏗藥鈿披曉幌以皆來徐邈酒鎗擁寒爐而必出
自然忘物我混窮通將大宗師理叶與握真宰情同
優游塞馬脫落冥鴻竊慕王晞眷戀于芳辰美景深
符謝眺留連于明月清風得不分碕岸而飾荒臺輟
金錢而貿佳樹尊綜今欲流千里草帶今初圍十步
頽垣抱碧無非海髮山衣暗座飄香盡是松肪桂蠹

加以籬邊種菊堂後生萱覆林之新栢乍引臨窓之
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柳碍移門夢去而雲遮絕洞樵
歸而水遶孤村遇境逍遙就魚鳥之性樂開襟散誕
見羲皇之道尊卑濯玄泉屢遊庭苑憂廢度而將落
懼無文而不遠豹管閒窺羊岐忘返搜束哲之亡缺
補陳農之遺遁梁世祖府充名畫或得奇蹤任敬子
家聚群書率多異本何嘗髣髴莫究分毫徒羨玉杯
珠柱上書名
下琴名之號美象格犀簪之態高寧容朴野不
稱蓬蒿悵殘編之未搆奚雅具之爲勞况乎栖平蕪

古木之地壯披褐擁篇之事宜其稗合巾箱藤交餅
笥炊粃糗以爲食割瓠瓢而作器荷蓀而行據梧而
睡妖寧勝德休占賈誼乘塵醉可全真但舞王戎如
意其間豁爾此外蕭然姜肱則惟眠一被江革則還
留夾氈望夫子之門墻仍過數仞顧先生之履襪不
啻雙穿敢驚時而獨行聊收視而返聽豈可浪發志
關虛搖譚柄夜將半而誰客月每旦而誰評去聲清言
不屈孫劉詎減于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那輕于小令
或抽易軸或叩玄端演精微于簡易甘澹泊于危難

澄知止水晏

音測

若長竿與

去聲

牛心者赴敵持麈尾者

登壇交衡而矛戟初利頓挫而風霜正寒興公雅韻
仲祖旁觀始信何才當指地于丞相方知習健抗彌
天之道安彼濩落而無容且蕭條而高寄兼耳目以
咸外曷丘園之足貴幸春物之向榮列天姿而見遺
陰者負而陽者勝孰謂兩儀瘠者緩而腴者先奚云
一氣真宰難問洪鈞肯留人間未適象表何求縱使
陶煙霞而傲睨騎日月以嬉遊乘剛直上躡景冥搜
縱橫今四海飛揚今十洲閱仙苑之琅書安能解慍

傾洛公之金醴幾得銷憂不假大招寧馳別國悲故鄉之何在望平原之無極陸鄉在平原乃遠祖所封之地歎鐘鼎之

沈光向漁樵而騁力庚桑有道猶居喂壘之顏接輿

佯狂亦取杵音椿廬之食徐誇下舍陶愛吾廬上法於

陵之畦圃旁分建業之村墟時牽殘碟自把渠疏友

乏惠施莫解連環之義醫無文摯誰知方寸之虛存

其道而或通失其居而或旅才將命今分坎窞性與

時今甘齟齬閒遊廣澤願學弋于蒲且弋或作戈終蹈滄

溟更移家于苧嶼夫動以勞吾身靜以沐吾神苟能

推于用捨自足究乎天人思任誕于窮檐何辭井臼

不求容于側徑何患荆榛湛音沈冥者朴素之源毀譽

者浮華之轍著名聚雪仍招死草之譏琴號落霞亦

被枯桐之誚值聖則幽贊成功逢賢則雅音攸發同

于德者大亦宜然殷宗命相于崑下周武迎師于渭

邊有東山北郭之風纔能養素有左車右侯之計未

足圖王嗟浩歎而哀吟畏蘭雕而蕙歇清罇方灑于

瑤水寶瑟坐凝于華月歸田少接猶疑斥鷃追飛羽

獵相逢可謂蕪菁唐突

採葯

并序

葯白芷也香草美人得此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
爲賦云

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覩一時之流恨撫萬古之遺香
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瀟非湘寒其榮煙携而
動色擢其體雪挺而騰光諷畔牢愁子雲于焉華皓
吟衰時命曼倩由是摧藏清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繩
繫畧以難駐肩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爲送
行陋君採芙蓉仍勞贈遠豈如陰晴互出稚豔相迎

隈回鳳喜怨盼鴻驚侍笑者青琴作號顧喟者碧玉
爲名偷襲積競縈盈目斜河而水怯鬢疊葉而雲爭
蘭在口以時聞嬌如連瑣蕙牽心而不定飄若懸旌
契叩難申融怡自許石能潛遁以求偶山亦浮來而
命侶誓不爲岩阿竹冉冉孤生誓不爲澗底松亭亭
獨處于是欺皓本掩細蕤房紅者自破帶縹者誰披
望懷沙之浦詠遺襟之詞煙分而麝墨猶濕綺斷而
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
箇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徐當戶薔薇兮綽約一作約弱

蜂咋葉而先盡鶯躡枝而易落未若北堂公子樹芳
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茁煙冶風條翠詭
不知海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爲上計掾空
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
長卿或支離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乎稟簪裾
而霧悄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解萼綠華
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貞竦懼趨
前一作竦雖陳辭而往愬遷延却立終結抱而難平
擢自持淚滴堪穿腸迴好繫虫絲織怨以成段象酒蠲愁而

判劑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張記室之少婦
當壚還應細麗景方駘蕩思已低摧酒疲于子建爲
使花困于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凋
莫與心傷瑤圃從驚鵝鳩弟桂如防膽怯空屏宜畫
魁堆名獸剩欲追尋徒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
合歡而可學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沈沈如逢一有王
母少兒書還數數西字

書帶草

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旣沒後代還生有味非甘

莫共三山芝校無香可媚難將九畹蘭爭叨詞林畔
種在經苑中榮翠影臨波恐被芙蓉見鄙貞姿傍砌
愁爲芍藥相輕發葉一作地抽英因天授性紛稚圭池
上之宅拂仲蔚門前之徑不省教施異術安得返魂
未嘗輒入明廷何當指佞幾臨寒日幸到青春莎藥
未傳于漁父蒲茸竊詠于詩人霜亦曾霑潘令偏知
白薤風常遍起宋生惟道青蘋栽培只倚于賢隣寒
擷長憂乎雉戲出慙無用舒還有異當琴操發伯牙
山水之情值儒編動鑿齒陽秋之思敢曰求友寧忘

慕義吳娃楫上空羨苔滋魏主帷中惟通蕙氣或乃
蘭熒越徼董茂周原幽搜莫及興詠徒存此則對仲
舉蕭疎之室處子山搖落之園不識深宮豈是曾爲
帝女非侵遠道誰言能憶王孫徒愛其歛疎煙披曉
露弱可攬結勻能布護蕭蕭而不計榮枯漠漠而何
干好惡金燈照灼尚驚秦帝之焚粉蝶留連真謂羽
陵之蠹爾乃高推籬菊瑞許階蕓我則惟親志士每
聚流螢豈便離蒿萊于隙地希杜若于遙汀倘遇翰
林主人之一顧庶長保于青青

秋蟲

敗壁秋立昆蟲夜鳴蠶者角者旁行却行一不知其
詭狀空太息于繁聲俱霑品彙共費生成穴陰階而
負固抱枯蘚以圖榮退無力役進不爭名體肖翹而
易動音嗚咽而難平深宮淚迸逆旅魂驚香殘漏永
月昊樓明謝臨川行樂微吟應侵古調劉越石登陴
坐嘯更裊餘清啣噴懷讒悽嘶往翹縷急如斷絃么
欲怒或自奇而不屈或相先而並妬亦有騷客裁錄
詞人暫賦已矜牀下之光輝遽笑艸間之霜露悲夫
病枕潛移愁屏屢顧耿耿宵夢悠悠遠趣朱雲沒後
方知直氣無前馮衍歸來始歎高才不遇

麈尾

謝文靜桓靈武王東亭郗北府相與叩易論玄驅今
駕古散入神明之曠中稽道德之祖理窟未窮詞源
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右提山銘于焉
就坐引若潛聽俄而齧缺風行道遙義立不足稱異
纔能企及公等盡矚當仁咸云俯拾道材乃攝艾納
而精爽捉犀柄以禪揖天機發而萬目張大壑流而

百川入嗟乎世路崎
峇藏訛掩瑕陽矜莊而靜
嘿暗奔競而喧嘩貞襟柴
棘奧旨泥沙雖然代絕清
談客置此聊同王謝家

唐甫里先生集卷之十五

唐甫里先生集卷之十六



唐笠澤陸龜蒙魯望著

明甫里許自昌玄祐校

雜著

叢書序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臥病于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碼音毀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

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爲
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
載之得稱爲叢書自當去聲緩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
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送小鷄山樵人序

小鷄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
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
林木率生小櫟朴檉皆新材直吳之爨此爲助焉連
延廣袤不一其主爲言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

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
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鮓輩十解薪
然後已四時賓客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
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曰顧及小鷄之樵昨也
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編可
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于門召而責
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
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楮吾山而爲汝之利耶吾
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

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窘粟不足用當時
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數倍于前不足
之聲聞于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
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
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卽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
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爲
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
于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之言信也
然不當發于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

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庚突晨
煙兮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位
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龜蒙讀揚雄所爲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
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
塞而終通子雲軋軋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于西漢
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
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

法言而已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教吾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耻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文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絕于

口率兄弟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于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弱冠龜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于歌詠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幘未嘗干求諸侯故得沒沒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

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文人承閒宴語幽仄
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
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敘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
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爲送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
云載質于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
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
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群

峯若焚我獨皓然玉聳岩壁澗壑之水不數百年不
能爲材及其堅良不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
况養生者耶吾南遊天台旣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
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
謂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居恒寒之地而
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恒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
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
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
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

燠爲不祥之氣夫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
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
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不仁者天仁
者亦天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
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
耶信矣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旣無羈限
爲時之怪民束于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

知耻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
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
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畧度寒暑錯亂望斯
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爲雨
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瀦爲沍爲潢汙土之散封之
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
以爲堦甍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于變化局不能
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
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于甫里故云

甫里松江
上村墟名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

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挾摛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

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

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

今在潤州
文宣王廟

意以是學爲

已任而顛倒漫漶

胡館切

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

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者乃書撫而辯之先

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

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筐箱中歷

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于他人家見亦

不復謂已作矣少攻詞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

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較轆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

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

音各窓戶硯

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卽

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

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

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借不倦有無賴

者毀圻操汗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
 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
 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
 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
 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晝夜則與
 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
 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之具且每歲波雖
 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黻
 切明飢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

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

如哉先生嗜莛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

茶租十許薄為甌犧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

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茶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

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縣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

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

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

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解但不復引滿向口

膏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

南里先生集卷之六
三百六十三
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
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篷席賚一束書茶竈筆牀
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
虋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
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
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情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
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
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左右物態
森疎強梁天隨子爽駭五可切恂慄恍軍庸之我當濠

然而溝壘然而墻燼然而桂隊然而篁杉巉攢矛蕉
標建常槁艾矢束矯蔓絃張鼉合助吹鳥分啓行若
革進而金止固違陰而就陽無何雲顏師風旨伯蒼
茫慘澹隳危撼劃煙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注如
壘者闢如燼者亞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
矢者什如弦者磔如吹者瘖如行者惕石有髮兮盡
繁不有耳兮咸馘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

敗北路之氣滅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
吾爲爾羞之南北畿圻盜興五碁方州大都虎節龍
旗瓦解冰碎瓜分豆離斧抵耄老干穿乳兒昨宇今
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炊擾踐邊朔殲傷蚤
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拳不利甲綴不離兇渠歌
笑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爲司刑少昊負宸親朝百
靈尊收相臣太白將星可霾可電可風可霆可溼溺
顛陷可天札迷冥曾忘麈剪自意澄寧苟蜡禮之云
責觸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撥崇雉批宿
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歛垂戕
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
辭猶未已色若愧耻于是墮者止偃者起

祝牛官辭

并序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官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
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之辭

四牯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
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
偶楹當閒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

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臥免風免雨
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迎潮送潮辭 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漑而
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條濯濯
漑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
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
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于騷人之末云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箱
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
充其細密幽人兮欵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
腴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送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
蓼枯風騷牢兮愁煙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
兮歛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塵
兮楫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問吳宮辭

并序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
所幸之別館也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
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
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邠涯復道盤兮當高且斜波搖疎
兮霧濛箔茵菖國兮鴛鴦家鸞之簫兮蛟之瑟駢筠
參差兮界絲密謙中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
未畢越山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先後出火

姑蘇兮沼長洲此宮之麗人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
孤榜曉遠樹扶蘇兮愁煙悄眇欲撫愁煙兮問故基
又恐愁煙兮推白鳥

唐甫里先生集卷之十七

唐笠澤陸龜蒙魯望著

明甫里許自昌玄祐校

雜著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
戶禰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于心噎嗚在口稚子
拱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
茲辰甚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樽醪既可逍乎

南望先生集卷之七
三百三
灾眚亦聊釋乎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
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子之言止于是耳曾不探
乎奧旨吾數畝之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
時孤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爲書撫之與善治
持音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驥在坂百
駑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况
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奧邃假竊名器有土有
人前呵後騎佞舌伊啞所向上下鏗威介私放蕩侈
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墜粉塗朱脊會螭屹

靡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碧其內絲篁彼姝
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
吝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
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掌背面天
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殺人
無慚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暴隳頽墻垣不填
堂奧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輸輓犒勞羸豪
偏頗後使顛倒胥毆吏笞不舍重耄如此者又欲見
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忍

窺爾以災青可追鬱陶可披我中去聲時病言開怒隨
我感物悴遐瞻適噫是使災青彌熾鬱陶愈悲惟爾
教我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
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憤憤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昇之以眺遠
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
之能爲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酒沃其丘告之
曰生而白者犬雞馬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

兔鹿烏雀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
眊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
而鱗毫羽甲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
光被于下則不爲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
唯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
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怪者必曰自然多穴老墳
竅大木要野吐盤肴甌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膏
眩淫巫倚之彈絲瞋目歌舞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
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

辭悉爾輩之爲也古者鑄鼎象物使知神姦若之姦
吾知之矣况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螫出以時無越昆
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官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
不相害然斬翳通巔爲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
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雷霆擊斷裂首尾焉吾誠
不移無易爾爲

祭梁鴻墓文

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
文而弔以酒爲奠其辭曰

先生爲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
波客臯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祭以舉曰夫
人之勤亦多不懷志于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
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
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
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民
之祭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
噫今可作

哀茹筆工文

天與之肱力何絲絲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筠束毫
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鑄爰有茹夫工之良者
責其精狃在價高下缺齧义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
月秃一把編如蠶拏女加反說文云持也汝實助也我書奇奇
渾元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
散澀鈍鉸緝觚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斨在握方染
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

一本悲
作噫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
繭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野無
風期夜棲止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
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效烏鵲輩豈是有
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
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銷耗尚
有漁者存熙熙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
凡疎瀆腐鱸鰕脫止失檢馭無讒疵人間所謂好男
子我見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爲

南唐先生集卷之五
三百五十九
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并我魏所以腰欲散不散珮
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欵語散空谷應笑散春
雲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醎宜書散渾真州酒散甘
醇醕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履禽散虛
籠池物外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
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貝帶
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爲或聞蕃將負恩澤號令鐵
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
悉出羽林仗績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

醜背叛當熾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
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召勁勇扶軍麾四方賊壘猶占
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鋤笠詬吏已責租
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祗今利口
且箕歛何暇俛首哀惇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
冊撐頽隲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
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
賜江湖散人號

五歌 并序

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願歌其事
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吾而
誰作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抵尾乍依
隈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澗無端入背上時時孤
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水鳥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雛巢吞啄卽一

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紫鉞

普皮切

爪戟勁立意

者擊搏挽裂圖羶腥如此等色恣豪橫聳身徃徃凌

青冥爲人羅絆取材力韋鞬綵綬懸金鈴三驅不以

鳥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超然可繼義勇後恰似有

志行天刑鷗閒鶴散兩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

擢倚寒江汀春鈕翡翠參鳩鵲孤翹側睨瞥滅沒未

是卽肯馴簷楹婦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

精神卓犖背人飛冷抱蒹葭宿煙月我與時情太乖

刺抵是江禽有毛髮慙慙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

群活

刈穫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稀疎熟更
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
深語凶年是物卽爲災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
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困倉實不了如
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籍苟有區區宜拚拚本作
耕耘意若何虫豸兼教食人食古者爲邦須蓄積魯
飢尚責如齊糴今之爲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恣徵索

平生幸遇華陽客向日飡霞
特肥白欲賣耕牛棄水
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臥兼似孤舟小泊
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纔成好夢剛
驚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食魚

江南春旱魚無澤歲晏未會腥鼎鬲今朝有客賣鱸
魴手提見呼見反我長于尺呼兒春取紅蓮米輕重相

南里先生集卷之七
當加十倍且作吳羨助早冷飽臥晴簷曝寒背橫戈
負羽正紛紛祗用驍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樣好
伴滄洲白鳥群

丁隱君歌

并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
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或曰
憇館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
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
泓憇館獲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澹好古文樂聞

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爲山中僕丁笑而不
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午歲逮於四年矣
雷平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熟至今齒髮不衰氣
力益壯疏繁導蒙灌溉剗削皆自執屨缶斤斲輩
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時時書細字作文紀事皆
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
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
未嘗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歟又
不見其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

有何物予始嘉其遯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悅其
治心脩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
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有德者
歟有德而不耀于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
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
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
奇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
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

童雜猿狖去歲猖狂有黃冠官軍解散無人闖滿城
奔迸翰之間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
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採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群
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卽日更尋丁隱君

紫溪翁歌

并序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
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
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賡之曰

採江之魚今朝船有鱸採江之蔬今暮筐有蒲左圖
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天歟貴歟賤歟歌闕而去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
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
遙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
相逢喜祗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
曾流一矢媒懽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
水宿各自物妬侶害群猶爾爲而况世間有名利外

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
真可畏

慶封宅古井行

并序

春秋左氏傳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亂而來奔既
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聚族而居之
富于其舊後七年荆人使屈申圍朱方執慶封而
盡滅其族按圖經潤之城南一里則封所居之地
詢諸故老井尚存焉因覽其遺甃故歌之以志其

惡

古甕團團鮮花碧鼎淡寒泉深百尺江南數自盡能
言此地曾爲慶封宅慶封嗜酒荒齊政齊人剪族封
奔迸雖過魯國羞魯儒欲弄吳民竊吳柄吳分嚴邑
號朱方子家負固心疆梁澤車豪馬馳似水錦鳳玉
龍森若墻一朝雲夢圍兵至曾陷鋒鏖腦塗地因知
富德不富財顏氏簞瓢有深意宣父嘗違盜泉水懦
夫立事貪夫止今歌此井示吳人斷纆沉鏹自茲始

唐甫里先生集卷之十七

